

## 談創作

### 樊善標

#### 一、 讀者

我們由一件真實的事情說起。

有一個外國詩人叫聶魯達的，是個富正義感的人，大概還有點傻氣吧。一次他和朋友來到一間喝酒的小館子，才踏進門口，就看見兩個流氓在吵架，好像還要打起來的樣子。聶魯達很生氣，因為他們破壞了其他人的興致，於是挺身上前，叫兩個流氓滾出去。當時聶魯達的朋友都嚇呆了，那兩個可能是黑社會分子哩。其中一個正要動手「教訓」傻子詩人時，另一個一拳把他打倒，然後向聶魯達說：「你就是偉大的聶魯達先生嗎？我雖然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，但我的女朋友唸過你的詩給我聽，很令人感動，剛才冒犯了你，十分抱歉。」聶魯達的朋友聽到這裡，才鬆了一口氣。

這個故事令你想到甚麼？我最感興趣的是那個流氓的女朋友，她恐怕不會是飽讀詩書的閨秀吧，但她能夠欣賞高水平的作品——聶魯達是世界有名的詩人——也感染了她的男朋友。一首詩、一篇散文，如果沒有欣賞者，只是一堆無意義的符號。但層次愈高的作品，需要的欣賞能力也愈高，所以古人說費盡心血寫成了一本書，收藏起來不隨便讓人看，只等待有水平的讀者。

當然，欣賞能力不是天生的，唯一的辦法是多閱讀、多思考。發現一篇作品的好處，跟寫出一篇好作品，都是創造。讓我們在成為一個好作者前，先做一個好讀者。

## 二、寫人

「嘉敏來自一個破碎家庭，父母離婚後，父親染上酗酒的惡習，一喝醉了就打她罵她，就是清醒的時候，也沒有一點關心，所以她每天都活在恐懼中。」

「做了一年同學，我怎樣也想不起嘉敏的笑容，彷彿她的眉頭和身穿的校服一樣，永遠都是皺巴巴的。嘉敏的眼睛常常睜得圓大，但好像看不見面前的人。有一次我跟她打招呼，沒有反應，於是又大聲叫了一遍『嘉敏』，她突然全身一震，拿著筆盒和書簿啪嗒掉在地上。」

看完上面兩段文字，請想想兩個問題：一、哪一段交代的東西較多？二、哪一段給人的印象較深刻？

答案不用多說了吧。第一段是說明性的文字，讓讀者知道了嘉敏的性格和造成這種性格的原因；第二段是描述性的文字，讓讀者看見了一些畫面，但沒有交代各種前因後果。通過這樣的對比，大概你已明白，說明比描述經濟得多，但「看見」卻比「知道」更能給人深刻的印象，用文學的術語說這就是「具體呈現」，往往用於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。

所以下次寫人時，你不妨試試少點直接說明人物的性格，多些描述他的表情、打扮、動作等，讓讀者像看戲一樣，自行領會你的意思。至於無法化為畫面的事情，就仍然用說明的方式交代好了。

## 三、寫景

說到寫景，喜歡作文的同學誰不精神一振呢？馳騁文筆的機會來了。但一旦苦心孤詣要寫出一篇優美的文字時，你可能又會懊惱起來：我懂得的詞彙太少了，沒法把動人的景色形容盡致。

其實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此，增加詞彙絕不困難，而且有很多工具書可供利用。最大的問題倒是對美的看法。喜歡素描的同學

可能有這樣的體會：一般人眼中的俊男美女未必宜於入畫，反而一個老頭兒滿臉皺紋，更容易畫出「美」感。這是不是說，藝術上的美和平日所說的美，其實是很不相同的？

我們再考慮另一個問題。雷電交加的深夜，一幢殘舊陰森的房子門窗震動，往往驚悚片的故事就在此時此地發生；至於春雨如酥或海濱日落，一段刻骨銘心的友情或愛情再適合不過了。有一個成語叫「晴天霹靂」，意料不到的噩耗突然傳來，不就是大晴天裡的一響迅雷，霎時喚來滂沱暴雨？文章的景物描寫正如電影的佈景和效果，不用管它美不美，只須考慮：怎樣的故事需要怎樣的舞台。

看到這裡，如果你認為上面的舞台太老套，為甚麼不可以拍一部光天化日下的恐怖片？對，為甚麼不可以？只要你有本領。所有不跟流俗妥協的作者，都用自己的方法，蓋搭最「美」的舞台。

#### 四、修辭

甚麼是修辭呢？修辭就是修飾文章的外貌，增加它的美感。我們已經討論過，在文學裡美不一定指漂亮，這一點值得常常記著。既然如此，修辭是否得當，就要看能不能跟要表達的內容配合了。

最常用的修辭手法是比喻。「連日的陰霾才消散，太陽又展開那場古老的戰爭，金箭一蓬一蓬射來，叫人眼睛和皮膚一陣刺痛。刺痛也好，有點火辣辣的快意，勝過苦陰不雨的膠著狀態。」太陽和戰爭有甚麼共通點？有，猛烈的陽光炫人眼目，誇張點說就像中了箭一樣。當然這場戰爭是古老的，用弓箭作武器。除此以外，太陽和箭再沒有甚麼相似的地方了。

事實上，予人深刻印象的比喻都和原來的事物大異其趣，除了關鍵的一點。有些人甚至這樣說：兩件事物不是因為相似才拿來比喻，反而是它們被寫進比喻句裡，所以讓讀者發現了相似點。這種極端的見解你能夠接受嗎？

可是單憑這樣還不能判斷比喻好不好。如果那段話跟著說：「他掏出紙巾抹汗，指尖碰觸到口袋裡自己的名片，現在是一張廢紙了，他昨天終於辭了職，從死氣沉沉的工作環境抽身而出，將來的日子怎樣，一點把握也沒有，但他還年輕」這就有點意思了。古老的戰爭可以聯想到人的自我挑戰，晴和雨也就不純然是寫景了。

## 五、說理

冒著觸怒你的危險，我也得說：寫議論文時的中學生是最有道德的。我們總嘲笑大談傳統品德的人，說他們食古不化，但學校的成績表上有操行欄，師長偶爾也教導我們怎樣培養高尚的人格，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平日不大看得出，但到了作議論文時，卻搖筆即來，洋洋灑灑，儼然大家一齊換了馬褂長衫。

談起人生觀，不是積極進取，就是知足常樂（雖然你對進取和知足的定義有點茫然），大力主張禁制色情暴力漫畫（其實心底裡覺得滿有吸引力的），而且對盲目崇拜明星偶像深痛惡絕（心愛的霆鋒 Twins 不算是偶像！）。說到後來，那腔調連自己也有點陌生。不過既然大家都這樣說，自己不好標奇立異吧，還要考慮分數的問題哩！

於是我們的中學生成為了文以載道派的中流砥柱，他們對事物的看法既道德又堅定，道理不必經過體驗，也沒有是非對錯之外的空間。這叫拾人牙慧、鸚鵡學舌？「我只知道，在這一刻我是這樣想的（老實說，我也不大清楚「想」的是我還是誰，不要問我下一刻的事）。」

於是，正如買菜到市場、吃飯上茶樓一樣，談道德，到作文簿吧。

## 六、觀察

小學時寫過一篇掃墓的文章——這種題目誰沒遇上過一兩次？不外乎清早攜著祭品出發，舟車勞頓後終於到達，墳場上滿

是孝子賢孫，有人誠心拜祭，有人嬉皮笑臉，也有人亂拋垃圾，諸如此類，最後評論或感觸一番，也就完了。大部份同學也都這樣寫，但對我來說，這是個大問題：外公葬在鄉下，我們所謂掃墓，只是到新界一所道觀他的靈牌前鞠幾次躬。可是沒有寫到墳場怎成？於是我憑空想像出和合石墳場的環境，把外公遷葬到那裡，隨著人山人海掃一次「正式」的墓。

幾年後又要寫一篇文章歌頌母愛，老師要求我們通過具體事件表現主題，並舉出例子說，我們生病時母親整夜守候照顧。但是我的健康一直不錯，反而母親身體較弱，如果讓她一夜不睡，恐怕大病的會是她。現在我已忘了自己舉了個怎樣的事例，但還記得很多同學都提到病榻前的慈母。

寫自己最熟悉的事，這句老生常談其實再正確不過了，可是我們總因為不一而足的原因，以想像——也許說人云亦云更恰當——代替觀察，於是寫出來的只有四平八穩的濫調。

如果現在重寫這題目，我想我會著重表現母親晚年對電影的興趣，這是她趕上潮流的辦法，也代表了她在爭取進入已成長子女世界的努力，最重要的是，這並非沿襲，而是觀察。至於掃墓，我大概不會嘗試了，很多年沒有踏足那所道觀了。

## 七、題材

最初你把腦海裡漂過的思緒逐錄到原稿紙上，每一篇都感動極了，漸漸你發現某些看法重複又重複地出現，你想開拓更大的世界，卻無法擺脫身後的影子。學習寫作的人如果沒有這種陷於困境的體驗，不是因為他們了不起，而是由於層次太低，還未有自覺不足的反省能力。不過也有很多人雖然知道了處身的局面，卻走不出絕地，最後還是停了筆。

這一關不純然是題材的問題，但不妨由題材說起。

劉大任有一本散文集叫《強悍而美麗》（一九九四年台灣出版，香港也買得到，和唱一次卡拉OK價錢差不多），我們可以一

讀。這本書說的都是運動，共分四輯，包括籃球、網球、乒乓球及釣魚、足球等，但又不只是體育的介紹。書名強悍而美麗，是指運動員面對無情的考驗，必須百折不撓，全力以赴，這就是強悍；正因為強悍，所以產生美麗。（這種對美的看法，不是和我們平日說的優雅、雄壯很不同嗎？）世界排名第一的網球選手森柏斯（書中譯作山普拉斯），作者說他的風格是簡單而嚴肅，咦，這不是用來形容做人態度的嗎？張德培滿場飛跑，救了險球，評論員帶點譏諷地說，個子小、重心低也是一種長處，作者因而感到張德培所承受的種種壓力。兒子剛拿到第一份薪水，請他看尼克隊的籃球賽，文章由此談到尼克隊的掙扎和成功，結尾時輕輕提及四十多年前，他的父親也和他看球賽。夠了，還是自己拿來看看吧。

讀完這本書，你應該有三點感想：一、作者對他選擇的題材多麼熟悉而且熱愛；二、從特定的現象出發，怎樣蜿蜒來到思辨或感情的領域；三、擴闊自己的世界，辦法是很多的。

## 八、深度

散文的作者實在太多，似乎只要識字，張三李四都可以寫幾篇，就像說話，除了啞巴誰不會呢？對散文最常見的讚美是直抒胸臆、字字肺腑，但我很懷疑，凡是從內心流出的文字都有可觀嗎？好比說話，如果內容陳舊、見解平庸，雖然出自真心，卻是徹頭徹尾的濫調，你喜歡聽嗎？所以我們重視散文的深度。

深度和學問、人格有點關係，但也不盡然。漢朝的揚雄學問好極了，寫辭賦和文章愛用大家不懂的字，蘇東坡批評他以艱深的詞語掩飾淺陋的思想。至於通篇沉悶的說教，讀者打呵欠時才不管你是否表裡如一哩。

與其說學問和人格，不如說思想的深度對散文更重要。深度的相反是濫調，我們不妨私下反省自己寫的《春雨》、《尊敬的老人》、《我的人生觀》跟其他人有分別嗎？我們能夠寫出新鮮的內容、獨特的見解，還是重複耳熟能詳的議論？有一位同學寫了一

篇散文，說星星是她最知心的朋友，聽她傾訴、陪她度過不開心的日子，更鼓勵她積極生活。看得出來，作者的情感是非常真摯的，但我更關心的是：為甚麼選擇星星呢？難道人際關係真的這麼淡薄？星星又是否願意交她這個朋友？這會不會是人類的一廂情願？似乎從這些角度寫的文章並不多見。

深度往往就在濫調的旁邊，只要肯花心思，說不定就能找到。這八節談創作的文章，其實也不過是濫調，希望你能舉一反三，寫出有深度的好散文。

編者按：本文原載於《星島日報》陽光校園版，現徵得作者同意，刊於本書，謹此致謝。

### 作者簡介

樊善標，香港出生、長大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，現任教於原校，曾任《呼吸詩刊》編輯。作品包括詩、散文，見於《素葉文學》、《星島日報》「文藝氣象」版、《作家》、《詩潮》等報刊，著有散文／詩集《力學／〔 〕》。